

Similar to love
类似爱情

妖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apter 14 /
意外，处心积虑 / 114

Chapter 15 /
发布，石破惊天 / 121

Chapter 16 /
麻木，多事之秋 / 129

Chapter 17 /
错过，境遇如梦 / 137

Chapter 18 /
还手，见血封喉 / 145

Chapter 19 /
迷局，亦步亦趋 / 152

Chapter 20 /
情切，势如水火 / 161

Chapter 21 /
纷争，泾渭分明 / 169

Chapter 22 /
灾星，爱意缠绵 / 177

Chapter 23 /
功成，噩梦再临 / 184

Chapter 24 /
决裂，一石入水 / 191

Chapter 25 /
199

不活的，回去能干什么？”

“成岳，今天可是4月27号，她的生日，”向静蓉看了一眼窗内安静熟睡的人，“老江的遗嘱，她24岁生日，你我让位，咱们都当奴隶，海安集团转给她。”

“可她一个白粉鬼，真能……”

“那是她的事情，我只知道老江的遗嘱。”她深吸气，“别忘了，这也是你我七人来到这戒毒医院的目的。不来接她，咱们大老远跑这里来干什么？”

“啪”的一声，江成岳猛地将手机摔到地上，“要接你们接，老子不认！”

“成岳，你……”

“其他我可以不管，可海安集团不行，谁敢不经我允许动海安一根毫毛，我江成岳第一个与他过不去！海安是什么？那是我们花了十八年辛辛苦苦创立的企业，在座的七个人不是有股份就是公司元老，这说给就给一个白粉鬼，你们说说，你们能甘心吗？”

“成岳，”向静蓉头疼地按着额头，“好歹那也是你亲侄女。她是吸毒，但是这东西也是能戒掉的，一彤也一直在努力……”

“她努力？她努力她还会吸毒？”江成岳声音更高，“你见过几个真戒毒之后不再吸的？”没等她回答，他又冷笑，“是，我是见过！说不吸就不吸了，那人坚决得很。可那是去见了阎王！我江成岳纵横商场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会喘气的说不吸毒就不吸毒的！”

这话一落，旁边立即有人附和：“就是，就是……”

“成岳！你别这么激动！”向静蓉叹气，“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江成岳一挑眉，“我的意见已经说了，这海安要不关我事可以由她折腾，可是现在不行，里面还有我大笔的股份。那是什么？那就是钱！她要是这样子还能搞继承，那我退股总可以了吧？至于你们这些人，反正钱都是个人的，自己瞧着办。”

“江总既然都这样表态了，我们都跟着江总走。”

“是啊是啊，哪有这样的。这不就是拿着我们的钱玩儿嘛！这到了以后，谁愿意和我们合作？”

.....

眼见局面有些失控，向静蓉高喊一声“成岳”，随即摆手安抚大家，“成岳，成建走了之后，你便是这江家的大家长，是这海安一言九鼎的人物。你说说，这倒是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江成岳冷笑，“另立良储。”

量的，何必闹成这样？”话题一转，她突然走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向慕远你想要海安是不是？很好，大不了我给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她顿了顿，摊开另一份资料夹，“这是我的股权书，是爸爸临走时留给我的那部分，这个呢，”她指着那文本，唇角现出讽刺的笑，“这是我十七岁生日时，叔叔你送给我那一成您股份的生日礼物。所有这些一分都没动过，全都在这里。而现在嘛，这些我都不不要了。”

向静蓉心里一动，“阿彤，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江一彤正视她的眼睛，“我只要钱，我要把这些股份全都折现成钱。钱，”她眯着眼睛笑，吊儿郎当地摇着腿，“我只要钱。”

“江一彤，你疯了？”

“向慕远，你别说话！”猛然出声，向静蓉对儿子竟是出奇的严厉。不过再次转过头看向江一彤时，脸上又是再温柔优雅不过的笑容，“阿彤，你也知道，我们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

“那是你们的事情。”

“你……”

话没说完，江一彤转头，扬长而去。

“慕远，你给我查查那韩医生到底是什么来路！”向静蓉回到办公室便拍了桌子，“能耐了他！前天我问他他还告诉我江一彤情况不容乐观，那样子就和活不过三天一样，怎么今天就能活蹦乱跳出来了？你瞧没瞧见今天他那样子，就这么大张旗鼓闯进海安来了，护那丫头和护闺女似的，我敢打赌，他们俩肯定有猫腻！”

低头，向慕远慢慢摊开右手，眼前又幻影似的现出方才的一幕，眸光微变。

将他的变化敛入眼底，江成岳拿烟斗敲了敲桌子，“嫂子，你这样大声，小心隔墙有耳。这样的時候，还嫌不热闹？”

向静蓉闷哼一声，用力坐回沙发上。

“这事不明摆着吗？男女之间除了奸情还能有什么？她就是预谋已久的，和那个什么韩医生勾结，明着表演奄奄一息，其实私下里撺掇着怎么把我们一锅端掉。我想她好好的海安医院不呆，怎么非要大老远地跑到那又破又烂的祝雅去戒毒呢，原来是另有目的。”江成岳冷笑，“怪不得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咱们之前只以为她会花天酒地会玩男人会拼赛车，现在可好，连摆棋局都会了，加上这勾引男人，差点把咱们都搭了进去。要我说，这慕远就是比嫂子你强，你瞧人多沉得住气，这要不是他，咱们就真的全被她给……”

话音戛然而止，江成岳突然眯起眼睛，“等等慕远，你是不是真的早就看出来？”

目光仍然执着于掌心，向慕远仿佛没有听见，半天没有动。

“你这个孩子，你早就看出她的目的了你还不行动？”向静蓉也觉得不对，“你当初知道的时候如果早把她处理掉，咱们哪会有今天这麻烦？”

“处理？怎么个处理法？把她作掉？让她在地球消失？”看着她，江成岳冷冷地吐出四个字，“妇人之见！”

“你……”

“慕远今天做得很好，放长线钓大鱼。小鱼捉了也没意思，吃了的话还不够塞牙缝。等鱼长大了，这一刀砍下去才足够致命，才有嚼劲。”江成岳起身拍拍慕远的肩，“稳得住才有大收获。如果我是慕远，也会这样做。”

“你就抬举他吧，要我说现在夜长梦多，搞不好以后还会出现怎样的麻烦，”向静蓉烦躁地揉着头发，“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事情没完。之前她傻头傻脑好收拾好摆弄，如今突然聪明了，又知道了我们的目的，这得多……”

“杞人忧天！”哈哈一笑，江成岳目光不屑，拽文道，“反正事已就成，仅几日之功，刘阿斗岂会有诸葛亮的能耐？”

“你的意思是……”

“完全不用烦恼，这孩子是我看大的，她有多大本事我能不知道？要说这次我们受这一场惊险也是好事，从此之后知道了她的意图，反而有个提防。”江成岳心满意足地吸了口烟，“我还是那话，她的斤两我太清楚了。话退回一万步，她不还有个短处握在我们手里吗？”

向静蓉忙问，“什么短处？”

这下连向慕远也抬起头来。

“钱啊，她连股份都想卖掉，就连想要海安也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为个钱字，那我们就成全她好了，”看了一眼慕远，江成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这喜欢就是最大的软肋。男人贪色，那美女就是他祖宗，给个美女一切就能迎刃而解。这要是图钱，那更好办了，如她所愿把股份折换成现钱。正好，我们赚个干净，从此……”

“我不同意！”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同意，”向慕远腾地站起身，“已经夺了她的公司，你我都知道再卖掉股份无异于逼她断她后路。我们不能……”

“不能什么？无情无义？斩草除根？还是赶尽杀绝？向慕远你提这点可不可笑？是你夺了她的位子，你现在又在这装博爱的为她计算后路？”江成岳拿烟斗重重敲下桌子，“这事没得商量！何况，这个逼字也用得不妥当，是她主动要钱，从头到尾我们哪儿说了半句？是她自己没出息，今后是死是活，都怨不得我们！”

向慕远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字道，“我不同意！”

“向慕远！你还真以为你是董事长了？要不是我让了位，不是我力举你……”

“可现在的情况是，我就是这海安的董事长！”将任命书啪地摔在桌子上，他大步走向前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动用海安的钱给江一彤折换成现金！我不准这样的交易，绝不准！”

“你……你这个逆子！”江成岳气得手都哆嗦，“你做成这样，以为她还惦记着你呐！你看见没有！她早就有了新欢！早就和那什么韩……”

没等他说完，向慕远摔门离去。

关闭的房门并没有压住江成岳的愤怒，耳边房间中他的咆哮声越来越不堪入耳。手机又传出聒噪的鸣叫，向慕远一脸不耐地掏出手机，刚想关掉，看到号码时却又心里一颤。

“阿彤，”他抿唇，大步向前走去，声音却是意外的温柔，“你在哪里？”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给你腾了个干净地方，意味着为你好啊，”江一彤回过头，清澈眸子浮上些许讥嘲，“我都把最大的海安给丢了，如今区区这点钱，又有什么好在乎的？”

“你生气可以，”向慕远努力劝她，“但不要意气用事。”

“你错了，我没生气。你说得对，是我自己本事不如人，是我自己走错了路，一切都是我自找的，怨不得别人，所以我一点也不怪你，真的，”她定定地看着他，“不过你倒是很奇怪，我们是怎样的关系？你刚抢了我的东西，现在又劝我不要卖掉股份。你是婊子吗？否则又怎么会做当婊子还立牌坊的事情？”

向慕远面色清冷，只觉得手心一空，她已挣开了他的手，目光逼人，“你是真的为我好？”

还没等他回答，江一彤又哼的一笑，“其实你怎样想的我很清楚，将我股份留下，让我做这个大股东，反而对你有好处。就我这个德行，费心筹划了这么快一年都被你慧眼识破，以后肯定更斗不过你，一辈子在你掌控中，安全得很；可是于你而言，我这么点力度，却可以最大限度牵制叔叔是不是？所以向慕远，千万别说是为我好才不让我卖股份，他江成岳拱手让位，想做多尔衮搞皇父摄政，可你呢，却偏偏不想做这个顺治皇。”

“你是这样想的？”

“能不这样想吗？”她顿了一顿，“到了现在，我还有往别的地方想的可能？”

向慕远嘴角微动，那瞬间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看着她，“既然想得那么清楚，你能得利我能如愿，你就改变主意，不要现在拆掉股份。”

“我干吗要你如愿？”她瞪大眼，“你都对我下了这么大狠手，还指望我感恩涕零，为你谋福利？”

“现在你我这样说话，我不拿刀一刀捅死你就不错了，”她说，手里居然真的出现一把刀，把玩着转了两圈，忽然用刀壁拍着他左颊。冰冷的刀壁与皮肤接触，与她逐步逼近的温热呼吸交错，渐渐激发出一种让人战栗的滋味。向慕远身体一动，慢慢闭起眼睛，再次抬起眼睑时，却见江一彤目光灼灼，“别说，我还真想为你谋个大福利。”

她态度转变得太快，他却一反往常的冷睿，怔怔地看着她。

“好吧，现在说正事，”江一彤歪着头，“我们做个生意怎样？”

“你回去告诉江成岳，就说说通了江一彤同意把股份留住不卖，而实际上我把股份留给你，独独留给你，怎么样？”

“你……”

“先听我说完，”江一彤抿唇，眼里突然掠过一抹锐利，“我知道你又要摇头，说那些不要之类的废话。为我好也好，不为我好也罢，你现在仔细想想，如果你明说要买我股份，他江成岳必定拿公司的钱来收购，到时候按比例股份平分，你绝对占不了便宜。而如此私底下神不知鬼不觉……”

面前的男人蹙起眉头。

“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这股份，我不强求你，但是你看刚才的电话没有？不足八十分钟就有七个电话。大公司有的是，而海安是块肥肉，你知道诸如雅高的林总易泰的易总，有多少人想要靠这笔份额介入海安？”

他一瞬间地盯着她，“你是早打算好的，对不对？”

江一彤微微一笑，并不打算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向慕远你想想，眼下你和江成岳是同盟，但这样的同盟会一辈子吗？他的股份与你的股份相差无几，就凭你妈给你的那几个点，你真的以为你可以高高在上，高枕无忧？”

“如果再不信，第四个电话，98143611，你可以打过去试试，或者查清楚这电话的幕后是谁，过去你连我的目的都能洞悉，相信这对你来说完全不是难事。”说完这话，她转身，“我话说到这里，是要还是不要，又或是怎么要，反正我是卖定了，你自己看着办。”

刚迈出去两步，身后便有声音，“我没那么多资金可周转。”

“钱是小case啊，我早就想好了，”回头看他，江一彤嫣然一笑，“你西山还有个四层别墅是不是？将那别墅卖掉，大概能卖两千万，权当给我的定金。其余的嘛，以三个月为期，慢慢归还就是了，我不会催要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你不用管。你大可以不做，”她恬然一笑，“好生意不怕没人上门，对不对？”

接下来几天，海安易君的消息成为江安市最大头条，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戏剧性一幕更是让人津津乐道，以此延伸出的“豪门丑闻论”不绝于耳。媒体大多分为两派，一派觉得江一彤是咎由自取，向慕远当家完全是替天行道；而另一派观点也是气势汹汹，江一彤被形容成被家族抛弃背叛的可怜人，配以她被推搡倒在地上的图片，别说是外人，连她这个当事人都觉得自己命惨得很，忍不住动容。

面前是这几天江安市的各大报纸，都是韩竟从外面搜来的。页面版式各有不同，无一例外的就是都有她。“这几天那些模特明星都该羡慕你了，人家花钱争曝光率，你这可好，天天不想上都难，”无意中又看到一份新报纸，韩竟砰地拍了下桌子，“你瞧瞧，他们还不好意思说呢，什么叫你罪有应得？他们刻意延迟你戒毒，那就是间接要

你的命知不知道？要不是你装着复吸，强迫自己减少药量却又装出病人膏肓的样子，我估计你早被他们给害死了，他们这是……他们这就是谋财害命！”

“你那么愤慨做什么？”江一彤瞄了眼报纸，“熬过这段时间，过段日子就好了。”

“过段日子就好？就以你现在这个样子，八成一辈子都不会好！”想起那天在会议厅的一幕，韩竟瞪着她，颇有些恨铁不成钢，“江一彤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那个哥哥那么对你，你还把股份低价倒手给他？你还搞了个分期付款，这样相当于白手相送，你想没想过你以后要怎么办？他不把你当亲人，你干吗还非得规着脸？对了，那天我护着你，你还非要赶我出门……”

“我是为你好，”想起那天的事情，江一彤抱歉地一笑，“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我管他们是什么……”

“那好，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

“我就把这股份给别人，给那个什么易总，那易总不是易泰公司的 CEO 吗？让他来介入海安，和向慕远斗去，”韩竟咬牙切齿，“反正你活得不舒服，也不能让他们把日子过清闲了，如果杀人不犯法，我早就一刀子捅死他。”

江一彤被他这气鼓鼓的样子逗笑了，“听起来真解恨。”

“就是……”

“可我不觉得这是解恨的方法，”她看着他，笑意渐渐从唇角敛去，“恨一个人，让他不清闲顶多是隔靴搔痒，让他一时不舒服。亲手让他完蛋才是真正的报仇雪恨。”

“那天我在记者会上说出卖股份的消息，江成岳便命令人第二个给我打来了电话，可见他多么迫切。如今他在海安集团权位至高，股份也不少。为什么如此心急？答案就一个，他不要在幕后听政，他憋不住了，想亲自到台前称王。目前他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让贤，可客观来说，向慕远即便是我爸爸的养子，那也是异姓人。如今报纸上已经说他夺了我们江家的产业，等情势一稳定，江成岳再煽风点火，他向慕远这不仁不义的帽子就戴定了，到时候江成岳便会再以正义之名，正大光明地夺回江家产业，成为江家的英雄。”说到这里，江一彤目光掠过一抹厉光，“这样发展下去，人家出师有名身处正义，十个向慕远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你是要帮你这个哥哥……等等，”韩竟好像是明白了些，大叫道，“一彤，这主意是不是他给你出的？”

“你觉得呢？”没等他回答，江一彤便笑，韩竟说的话是真的。若没有那个“他”，她怎么会知道江成岳也在暗中努力，“不过他真是点拨了我，向慕远夺了我的家产，我恨死他，但如果不等我报仇，他便会不明不白地被江成岳吞掉，那多可惜？所以啊，我要帮他除掉江成岳，有了我的股份，向慕远的股份便会大过江成岳一大截，他的

位置便会坐得稳稳的，甚至无可撼动。假以时日，等我成熟了，我们俩再了断，那多痛快。”

“话是这个话，听起来也有些道理，”韩竟还是忍不住忧心忡忡，“可是向慕远的力量越来越大，你上次谋划一年都被他看出来，这次连股份都没了，怎么能……”

“急什么，咱们有钱呀。”

“什么？”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有人，那就是好的。”江一彤有些惬意地伸了伸懒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已经把钱给打过来了。接下来就有好戏看咯。”

“什么好戏？”

“狗咬狗的事你见没见过？”半躺在沙发上的女人伸了个懒腰，俏皮地眨眨眼，“狗咬狗，一嘴毛呗。”

那个幕后人指导的没错，江一彤猜的更是没错，5月1日，她生日后的第四天，她收到了向慕远打来的第一笔款，两千万的数字在存折上显得那样瞩目。

而与此同时，她将股份转卖手续及律师公证信函等资料都快递到了他的公司。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现在只是将事情移到了表面。江成岳死的时候，遗嘱大致将股份分给了两大部分，68%的归闺女继承，其余归他这个养子。若不是向静容的转股，就算是江成岳再在背后推动，他这个董事长也不会坐得心安理得。而加上母亲的股份，他与江成岳的股份额也只不过十个百分点的差距。

可是如今好了，有了江一彤的股份，他成为无可辩驳的海安最大股东。

钱到货到，看起来一切都很公平。

看着桌上的资料手续，向慕远按下电话，“请江总过来。”

不到五分钟，江成岳便到。

“怎么？现在又后悔了？”江成岳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得意洋洋，“我以前是怎么教你的？有些机会必须抓住，因为它不会有第二次。眼看着阿彤这个傻姑娘给了我们一个彻底干净的机会，你可好，白白地给丢光了。现在又后悔了？可惜啊！”江成岳一拍巴掌，“晚了！”

冷眼看着他，向慕远唇角却勾出抹笑容来，“什么叫晚了？”

“没准那丫头片子现在寻思过来了，这股份卖了大亏，留着要挟我们才是正经！你要知道她以前可就是想一出是一出的性子，”江成岳凑过头，“慕远，做事要斩草除根，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可是我知道，”嗅到他身上浓浊的旱烟味道，向慕远皱了皱眉，“叔叔是不会让我后悔的，对不对？”

“这可未必。”仰靠在沙发上，江成岳笑，“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

“到底怎么才是听话？”

对面的男人调整了下坐姿，在沙发里的姿态更加惬意，“翅膀没硬就妄想着飞，还没学会走就惦记着跑，这都是不听话。”

“叔叔爱引用典故，可您听没听过一个故事？天聪元年，清太宗皇太极刚做大汗就想出兵朝鲜，周围人都觉得他是翅膀没硬纯粹妄想，但是他却马上就签订了江都合约，时间无几，便彻底铲除了朝鲜这个征伐大明的侧翼忧患，”听到这里，江成岳突然脸色青灰，而向慕远笑容不减，把桌上的纸推到他那面去，“所以我认为，翅膀硬不硬不重要，重要的是时机。只要把这机会给抓好了，别说朝鲜了，挖去再大的石头也不成问题。”

江成岳看着纸条，脸色瞬间苍白，“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

“叔叔对这个号码很熟悉？”

“你……”江成岳起身，急切道，“慕远你别多想，我是怕你想不通，再错失这个大好机会，这才找人暗地里联系了一下阿彤，其实就是想要拖延时间。”

“那叔叔别怕，我想通了，海安再也不会错失这个大好机会，阿彤的股份是我们的，完全不会花落别家，”向慕远从保险柜里拿出手续递过去，“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叔叔可以将心放到肚子里。只不过——”他笑了笑，“是以我个人的名义。”

世界像是在瞬间静谧了。

过了两秒，江成岳才抓起文件，腾地起身，“不可能！不可能！”他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以你个人的名义？她的股份不是个小数目，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

“叔叔暗度陈仓都有钱，我过我的河拆您的桥就不能有钱了？”

话音刚落，只听一声闷响，江成岳身子一挺，直直地昏了过去。

不过几日，继易君之后，江成岳突发脑溢血住院的消息又为与海安有关的新闻增添了一个噱头。

作为一个普通的集团高层，又不是什么大牌明星，按道理不该有这么大反响。可是事实却是江成岳所在的医院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向静蓉在一干保安的护送下花了四十分钟才得以进入医院，到的时候，江成岳仍在手术室。她又去等待室，两名助理站在门口，从门缝看去，里面坐着的只有自己的儿子。仿佛手机里有什么重大信息，他紧攥手机，始终皱着眉头。看着她来，也只是眼皮抬了抬，接着又低下去。

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向静蓉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把他手机抽走摔到地上，“你

蹙起来的眉头，她得意一笑，“不错，还是我招去的。其实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向慕远是多恶毒的小人，不仅夺人家产，而且还忘恩负义。欺负自家妹妹也就罢了，大功告成之时，还不忘记清除后院，对恩人下狠手。”

漆黑的眸子中她的影子清晰可辨，向慕远看着她，声音突然软下来，“江一彤，你变了。”

“向慕远！”闻言，安静的她突然像是一只爆发的狮子，眼神变得偏执而恶毒，猛一直身，大叫，“是谁让我变的！你说谁让我变成现在这样的？”

那么大的怨愤像是突然找到了倾泻的出口，瞬间爆发之后，犹如跑了三千米长路，她气喘吁吁地瞪着他。而他的唇角抿成一条线，表情丝毫不改，“我还是那句话，你生气可以，但是生气要拿别人撒气，这才是最大的本事，犯不着让自己也跟着受伤。”他的呼吸就萦在耳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海安集团不是江南小船，它是一艘航空母舰。只这样的抹黑污染名声顶多算是在船体上贴了块泥巴，连晃动整艘船的力气都不够，时日一长，人们自然知道我向慕远是什么东西。可你呢，为了一时口快，却失去了你的股份，你的房产。倾尽所有只为了围堵我的名誉，”他顿了顿，语气薄冷，“你自以为聪明，做事却还是那么没脑子。小心自己没出气，却反而被别人得了利益。”

“我没脑子？”

“若想让大家认识到我的十恶不赦，你最好得体现出你的英明无双来，”他挑了挑眉，眸光突然从她暴露的衣衫上划过，由胸部到脚尖，唇角一点点勾起，笑容是最明显的不屑而薄厌，“凌晨一点多还出入帝森，衣着暴露与老男人打情骂俏，你就不怕大家以为你是花天酒地自作孽不可活，只恨不得为你走到这一步拍手称快，完全没有你那寄予厚望的同情心？”

“这算什么话？”江一彤耸了耸肩，浅笑道，“你赶尽杀绝断了我后路，现在坐在原本我的位置上指点江山呼风唤雨，就不允许我为求生计找个下家？向慕远，你大概不知道，刚才你赶走的那位是我花了半个晚上才勾搭的财神爷。人可是你赶走的，”她忽然凑近他的脸，笑颜如花，“你再帮我介绍一个更好的，怎么样？”

她温热的呼吸近在耳畔，眉梢扬起，带着他所习惯的张扬与锐气。向慕远死死地盯着她，“你的标准？”

“很好，”她挑衅的唇弧一点点勾起，最后完成一个完美的弧度，“就俩，公的，有钱。”

“既然你这么饥不择食，那我怎样？”

“就你？向慕远，你现在也算是个男人？”冷眼看他几秒，她突然转身，“砰”的一声关门。

向慕远起身用力抓她的手，“阿彤！”

建奴隶主，而她也不是什么草丁。”

“处理掉也并不是要她命不可，只是从此断掉她要设计我们的念想，我们好过得安生一些，”见儿子脸色不好，向静蓉语气缓缓，循循善诱道，“大不了我们以后供应她吃，供应她穿好了，这也不算亏待，对不对？”

“还有这样的好事？”抬起头，向慕远似笑非笑，“妈对江一彤这样，不知道是想怎么个处理法？”

“儿子，这你不用操心，你妈我早已经想好了，”向静蓉低下头，“想法子把她送到国外去，再也不让她回国内来。这世界这么大，想送走一个人还不容易？”

“休想！”

“向慕远！”

“远”字刚落，耳边突然响起敲门的声音，再大的怨气此时也只能作罢，向静蓉狠狠瞪了儿子一眼，快步而出，见来者为程屏影，又深吸口气微笑，迅速恢复平日惯有的从容优雅。

看了眼手中传真，程屏影咬唇。

“屏影，你眼力差了不少，”敲着键盘的手未曾停下半分，向慕远极快地扫了一眼旁边的文件，“她吵得声音那么大，你却进来得这样晚。”

想起向静蓉刚才的姿态，程屏影有些尴尬，“是因为刚才有您的传真。”

“传真？”

“对，是关于江小姐的。”

“啪”的一声，敲着键盘的手终于停下，“怎么？”向慕远想了想，“要进入娱乐圈的事情终于得到本人承认，打算择日要开新闻发布会大张旗鼓宣传？”

“是，新闻发布会定于五天之后。不过不只如此，”望着向慕远探寻的目光，程屏影抿唇，“江小姐已经成立新公司，日后将从事娱乐传媒业，特此邀请各大公司参加公司成立庆祝晚宴。”

“什么？”

“新公司名字已经确立，”程屏影看着他的眼睛，“KIX。”

传真言简意赅，不过寥寥几行字，对于新公司“KIX”的形容更是精准独到，只用三组词来勾勒概括——白手起家，另立门户，东山再起。

向慕远盯着传真看了良久，直到又一声手机铃响起，这才发现传真纸的边角已被他的手浸出汗渍，耳边是程屏影甜美的声音，“是，好，请稍等一下……”

“向总，”程屏影捂着听筒，“对方来问，为庆祝公司成立，他们将于七月十一

日晚八点举行晚宴，问我们有没有时间派人去出席。确定之后最好尽快给出答案，方便他们会前准备。”

“当然会去，”起身，向慕远突然夺过电话，“海安，向慕远。”

挂了电话向慕远良久无声，只是抿唇。见此情状程屏影有些不安，“对不起向总，江小姐公司的事情实在是太隐秘，我们的线人没办法……”

“不怪你。”

跟他这么久，程屏影可谓全程见证了他与江一彤的感情。他这样说她反而心里更难受，“您也不用这么忧心，或许这不是一件坏事情。”

“你用了‘或许’，”他终于抬起头，眸子浮过浅薄讥色，“如果之前她要进入娱乐圈的事情我们可以定义为心血来潮，没有提前察觉完全是反应迟钝没有戒心，落入被动局面是自作孽不可取。但这次不一样，即使有充足的资金，成立公司也需要诸多程序，去工商局审定经营资格，打通各方面关系，筹集人马，确定办公场所。这每一项事情落实起来都极为繁琐，完全不是一日之功。而她却做得完全神不知鬼不觉，彻底掩了众人耳目。这只能说明，她是蓄谋已久。而蓄谋已久的背后，就如我妈所说，肯定不再是之前的小打小闹，而是会有大动作。”

“女人一旦爱上一个人便会彻底沦陷，江小姐心地单纯，行事简单，应该只是意气用事。信息发布之后，很多人也是与我一样的想法，她对您还是念念不忘的，”程屏影想了想，“这一点，在新公司的名字上便可以看出来。”

“名字？”

“KIX，英文中并没有这样的词汇，一看便知这是拼凑得来的。而外界多认为，ki 是 kiss，英文单词亲吻的缩写。而 X 则是您的姓氏。新公司设定这个名字，应该是别有深意。”

“别有深意……”向慕远看着她，突然苦笑，“是别有深意不假。只是你想没想过，并不只有 kiss 是 KI，另一个词也带有这两个字母，比如 kill，杀死。”

“不会，”说到这里，程屏影已经脸色稍显难看，“依照江小姐对您的心思，不会的。”

“不会？7月11日，”他鼻子闷哼一声，随即抬起头，“你知道7月11日是什么日子？”

“向总……”

“7月11日，是她亲生父亲的忌日。”他闭了闭眼睛，再次抬眸时唇角却有笑容，“选择这样特殊的日子成立公司，你还觉得她的 KI 是亲吻吗？”

不光程屏影觉得 KIX 这个公司名字别有玄机，接下来的日子，关于这个奇怪名

Chapter 5

反击，情恨反目

“韩竟，你帮我把这份稿子发放给各媒体，”将资料一份份整理好摊开，江一彤仔细嘱咐着韩竟，“辛苦你一些，不管怎么说，在今天五点之前一定要全部送到。咱们江安的报纸和其他媒体，大部分都是五点之前整合消息。”

“送是没问题，可这是什么东西？”

“可以说是新闻通稿，但并不那么正式，只是一种小的心理暗示，”江一彤挑眉，“刚才只是以实际行动来让人看见我是弱者，被那个强者欺负。接下来呢，就需要再明确地统一一下他们的口径。做文章就要做得最好嘛，我要让他们众口一词，齐说那个人的不是。这样，大家闹得才有意思。”

韩竟低下头，发现这文件上方写着两个字——宣战。

看着韩竟离去的身影，江一彤起身坐到镜子前面，这才发现韩竟走得太急居然忘带手机，原本想送过去。而自己连哭再申诉，就以现在这副尊容，出去不说如同僵尸野鬼，那形象基本也差不多。而更鬼的怕是另一个地方，原本便穿着一件素白的纱裙，时间一长，腰间已浸出灰渍出来，一圈一圈，仿佛最可口的巧克力的颜色。

低头拿着湿巾擦拭，耳边突然响起敲门声。想起这房间是她特定的休息室，江一彤头也不抬，“回来拿手机啦？”

身后却没人回应。

稍微停了几秒，江一彤察觉不对，立即抬头。镜子里现出一张漂亮得稍显过分的脸，似乎总是微笑着的，唇角划出微小的弧度，眼睛狭长，是那种传说中最能吸引人的桃花目。可是一眼看去，却总让人觉得有些拒人千里。他眼睛飞快地从她袒露的腰间划过，唇角弧度更深，“我只是给你提了一点儿小技术，之前还怕你发挥不够，真没想到你居然还会活学活用，完全能拓展深入到最好。”

眼前的女人手一颤，他原以为她会整理衣服，没想到她居然更加将衣服掀起来，

拿出一张湿巾用力地擦拭，“还是容总教得好，”用了三条湿巾，终于露出了肌肤原本的颜色。狭长的刀口重见天日，仿佛褪了颜色的粉红，江一彤从镜子里看着他，“你告诉过我，要做戏就要做到最好，做人最主要是要豁得出去，这样的颜色多不显眼，”她轻松地笑起来，“我擦了点眼影，效果是不是就触目惊心多了？”

“我纯粹只是想八卦一下，”他凑近来，“你控诉旧日情史的时候，什么心情？”

“该什么心情就什么心情。本来就有部分实情，我只不过是添油加醋，深加工了一下。”

“我原来只是让你说点他对不起你的事，杜撰一些也成，没想到你这么豁得出去，声泪俱下自揭伤口。”

“那我表现得如此卖力，”江一彤抬头看他，“不知道您这个观众观感如何？”

“完美！”他拍手，赞叹道，“是，这样的情状再配上你那楚楚可怜的表情，连我都觉得他向慕远罪不可恕，应该去见地下的八辈祖宗。”

“不，他见祖宗还太早，”她嗤笑，“如果这样轻易地就见了祖宗，我大张旗鼓地搞这么一出多没意思！”

“现在就足以让向慕远很长一段时间内焦头烂额，名誉这个东西，最难树立也最易破坏，对于普通人而言，丢名声顶多是丢人现眼丢个面子，可是对于公众人物知名人士而言，这样的杀伤力却很大，说得厉害些无异于剥骨抽筋，不过折股份卖房子痛陈家史这一出已经够厉害了，”他在她面前的沙发上坐下来，“难道你还想继续？”

“杀伤力是个长久工程，我不想半途而废，”江一彤站起身，“以后怎么走，还请容总教我。”

“我给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之前是看在小竟的面上觉得你可怜，忍不住帮一下，可现在如果再帮，这就超出了我的限度。这次来我就是想告诉你，以后再见面，千万别认识我，大家权当没见过，”伸手拿过一旁的打火机把玩，容思岩笑得漫不经心，“海安是江安第一大企业，我都难以想象，如果向慕远知道是我在背后帮你出的这些损招，是想砍了我还是剁了我。”

“都说容总孤傲性直，将什么都不看在眼里，难道还怕区区向慕远吗？”

“小姑娘，激将法太老套了，这招对我不管用，”他唇角突然浮出有些奇异的笑容，宠溺的，却又泛着明显的不屑，“我不是怕，只是不想惹得一身腥。给你出点主意顶多耗费一下脑细胞，之后权当看个乐子。可你是我什么人？我完全犯不上因为不熟悉的人趟进浑水里去，你说是不是？”

“可我……”

“已经走到这步，大战在即，”他笑弧加深，伸手拍拍她的肩，“可千万输得别太丢脸。”

话落，便大步离去。

这个狐狸。

江一彤狠狠地咬牙。

第二天，关于新闻发布会的报道便铺天盖地而来。报纸，网站，电视，就连半月一发的某杂志都特意发了专刊来报道这次消息。发布的照片各式各样，但多是江一彤泪眼朦胧的表情。而她昨天暗地里发出的“通稿”也有了效果，多家媒体都采用“宣战”这个主标题，更有甚者说这是一次“号角”，从此以后，弱者江一彤将要展开翻身之战。

江一彤大体翻了下那些报纸，渐渐笑出声来。

韩竟凑过来，“你笑的什么？”

“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知不知道？”她将报纸递给他，“瞧，我只是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向慕远禽兽不如，没想到《江安晚报》这么到位，直接用了更大的实例来证明他的斑斑劣迹。连高中时候的初恋女友都被翻出来了，还什么涕泪两行痛陈向慕远薄情寡义。什么啊，向慕远当初只是为了摆脱我才假交的这么个女朋友，当时这丫头还收了我的钱说不能假戏真做呢，这可好，转眼间竟然成为情根深种了。”

韩竟扯了扯唇，“是吗？”

“当然是，我告诉你，当时情况可好笑了，向慕远不是年级的学生会主席吗，这女孩儿就……韩竟，你要做什么？”

“收拾东西，回医院，准备上班。”

江一彤一把抓住他的手，“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帮了我那么大的忙，向静蓉肯定会找到你。我现在出去都有人护着不能怎么着，可你要是出去，她对你下手怎么办？她心狠手辣，在江安根底又深，不是做不出来！”

“现在是法治社会，你我都是公民，又不是虫蚁蚊蝇，”韩竟挣脱她的手，“再说，我和你在一起就安全了？依照你和她的关系，我们若是在一起，她岂不是更对我不利？”

“韩竟，”江一彤静静地看着他，“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没有。”他转过头，“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你明明就是有！”她拉住他的手，用力将他拽到镜子前面，“你看你在这张脸，明明写的就是有这个字！韩竟，我知道你嫌弃我用心机，可我也不想这么做。我半条命差点被他们弄丢了，好不容易活到现在，想要把该抢的东西抢回来，